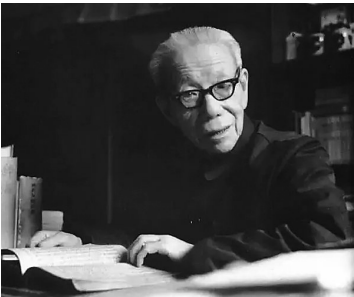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
吕叔湘不怕“出丑”



吕叔湘先生。资料图

吕叔湘，1904年出生于江苏丹阳，著名语言学家，曾主编过影响力非常广泛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生活中的吕叔湘谦逊坦诚，做事严谨认真，遇到自己不明白的地方，他会大大方方地承认，不会为了面子而不懂装懂。

有一年，同为语言学家的张志公在参加女儿家长会时，发现学校里有一位老师的名字起得很特别：张肫肫。这个“肫”字颇为生疏，就连语言学家的张志公都没有见过，当然他也就不知这个字怎么读。

第二天，张志公外出开会时，刚好遇到吕叔湘，便虚心地请教对方“肫”字怎么读。当时他们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，有意思的是，大家恰好也都不认识这个字。吕叔湘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，博学多才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字一定难不倒他。

不料，吕叔湘在看了“肫”字后，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也不认识此字。此时的吕叔湘已年近六旬，是堂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，他如果说自己也不认识此字，那不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？果然，当吕叔湘说出自己也不认识此字时，立即引来一片叹息之声。可以看出，大家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。

不过令人赞叹的是，吕叔湘并没有因为自己当面“出丑”而故意不懂装懂。他表示，自己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能误人子弟。那天回到家后，吕叔湘搬出康熙字典，才得知“肫”字不读“月”，也不读“出”，而是读“斐”音。他感叹自己的学问还很浅薄，需要学习的东西也还很多。

宋朝学者杨简有句名言：“以实待人，非惟益人，益己尤人。”其意是说用诚实来对待他人，不是简单地对人有好处，而是特别地对人有益处。吕叔湘做事诚实严谨，知之为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其精神令人敬佩，实乃智者！

眼，一缕阳光从窗帘缝上偷偷地钻进来，我侧起耳朵听着悦耳的蝉音，久久不愿意起床，直到母亲来叫，才不得不起床，伸伸懒腰，听着蝉声，开始一天的生活。

午后的蝉鸣，时而高亢激越，时而低沉婉转。鸟儿倦归巢里，蝉蛰伏于树丛中。蝉在枝头上肆无忌惮地歌唱，高亢激越，宛如在演奏一场大型的交响音乐会。低沉婉转时，如一曲曲轻音乐在深谷里回荡着。

暮色下的蝉声如月光的倩影，一唱三叠，绵长舒缓。夜里的蝉声宛如一首首颂歌，歌唱人们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歌唱自然风光美不胜收。晚饭后，懒洋洋躺在竹椅上，聆听窗外树上传来的蝉声，宛如聆听一曲小夜曲，悠扬婉转，空灵纯净。

漫步在古诗百花园中，只见诗人咏蝉诗万紫千红、争奇斗艳，随意采撷几朵，慢慢品读，让人难以自控陶醉其中。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虞世南笔下的蝉有着高洁的品格，诗人借蝉道出只要高洁自信，何惧声名不能远播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，辛弃疾笔下的蝉鸣让夜晚显得更加寂静，同时也是诗人对山村生活的乐趣的展现。

蝉是夏天大自然的歌手，蝉的一生，为了一个夏天的歌唱，在黑暗中蛰伏数年。一旦破土而出，就会迎着炽热的阳光，在夏天绽放生命之歌的绚烂，高歌生命的欢乐，或者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诠释。人当如蝉，只有在艰难困苦中砥砺，才能打磨成飞升的羽翼，翱翔于众生仰望的天空。

炎炎夏日，静听蝉鸣，宛如倾听一曲天籁之音。静听蝉鸣，是一首夏日里最清凉的歌词。静听蝉音，是轻抚浮躁心灵的灵丹妙药。

流金岁月 刘希 枣树下的童年



结满果子的枣树。 资料图

那日散步，路过几家院子，意外发现，这些农户家里都种上了枣树，正是枣子成熟的季节，枝头上的枣儿挤挤挨挨的，有些枣子青中泛黄，有些枣子黄中泛红，有些枣子红得耀眼。一眼望去，枣树上像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灯笼，甚是惹人喜爱，看着这些熟悉的枣树，想起我家院子东头的那头老枣树，想起那些盼枣成熟的日子，想起在枣树下度过的幸福时光。

老家的院子里，栽种着一棵红枣树，估计是爷爷生前种下的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枣树很粗很壮，枝叶四散开来，像一把大伞，几乎遮盖了半边院子，不仅可以用来遮阳，还可以装点院子。那个不大的院子，因为有了这棵枣树，变得格外生动起来。

春天的枣树，一改冬日光秃秃的模样，冒出嫩幽幽的新芽，渐渐地，枝叶开始繁盛起来，多得窜进邻居家的院子里。密密层层的枣花开过以后，树上便结满了小而青涩的果实，这时候的枣子不好吃。要等到果实泛黄，吃起来才足够香甜。

等果子成熟对于小孩儿来说，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过程。幸好还有大把的游戏可以消磨时光，我们在枣树下踢皮筋、踢毽子、跳房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爷爷还在枣树上，用一根麻绳和小板凳，给我安装了一架简易秋千，我们排着长队轮番荡着，笑声飘出老远。在枣树下看书也是极其快乐的，我常常搬一把小凳，拿一本书，在枣树下静静地阅读。有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钻进来，打在书本上，映出无数好看的图案。这时，我就会抬起头，望一望枣树，和枣树对话一番。枣树仿佛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枣树五月开花，枣子七、八月成熟。每到成熟的季节，我都高兴得又蹦又跳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长竹竿开始打枣子，妹妹也很高兴，她赶紧找了一个菜篮子出来。我用竹竿对着枣子敲打，枣子纷纷落下，就像下了一场枣子雨，落在妹妹的脚边，有时候冷不防落在她的头上、腿上，她倒也一点儿也不喊痛，摸摸脑袋，笑得前俯后仰。这让我觉得，被枣子砸到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“吃多少，就摘多少，新鲜的才好吃。”这是爷爷常说的。我们谨记他的教诲，一个枣子也不浪费。吃枣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呀。当然，绝不能囫囵吞枣，得一口一口慢慢吃，细细品尝，你才能感受到枣子的香甜。香甜的枣子，即使再怎么喜欢吃也会给邻居分一点，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收获的喜悦。因为农家人都懂得分享，邻里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。

我后来读到一些句子：“谦为君子德，枣亦解虚心。嚼去馨生齿，摘来露满林。”才知道红枣的气质和品格，一直深为人们赞赏。

枣树容易成活，种植后即使不照管，它也能结出甜蜜的果实。红枣营养成分丰富，长期食用红枣，既能补血滋阴，安脾养气，清肝润肺，又能祛痰健胃，增进食欲，是难得的滋补佳品。我想念老家的枣树，想念枣树下的幸福时光，更想念那些贫穷岁月里的期待与守望。

市井烟火 龙立榜 母亲

我们一家四口，自从在城里搭了个“窝”后，就只留下母亲守着乡下的家。

母亲与土地感情太深，一辈子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，如今到了耄耋之年，还舍不得静下心来颐养天年，还要苦心经营屋边的几块菜园。我们劝她，现在交通方便了，每天都有生意人用车子拉菜进村来卖。母亲说：“我还不是为了你们？城里到处都要花钱的。”

我们每个周末都回家看母亲，返城当天，母亲总要到她的菜园里摘来鲜嫩的瓜瓜豆豆，塞满我的摩托车后备箱。因为是年迈的母亲辛辛苦苦亲手种的，吃起来就格外爽口和富含深情。

母亲的菜园在离家300多米的小山包上，每次周末回家，老远就看见穿着一身黑布装的母亲佝偻着身子在打

理她的菜园子。

母亲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，随着季节更替变换着各种蔬菜，有玉米、韭菜、豇豆、四季豆、青菜等。母亲从竹林里捡来竹枝丫，沿着菜园的四周围了篱笆，还用小木板做了一扇门，防止她养的家畜进去糟蹋她的劳动成果。别看只有几十米长的篱笆，那可是费了母亲好多心血的。目睹这几圈古画似的篱笆，我能看见一个老人在洒着金粉似的夕阳里，弓着腰身在窸窸窣窣侍弄竹枝的情景。

母亲在菜园一角的荆棘丛里搭了个简易的小木棚，里面摆着蛇皮袋、旧盆、旧铁勺、小斗笠和半截儿镰刀。中午烈日当空或遇到急来的阵雨，母亲就钻进木棚里躲一躲。

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在荆棘丛生的屋背荒山开辟了一块近两亩的地块，种上红苕和洋芋。那时候母亲还年轻，挑着百十斤重的猪牛粪，能一口气从山脚下挑到山梁上去。

姐姐们依次嫁往他乡后，母亲也跟着老去了。七十岁那年，她终于放弃屋背那块地了，但还是坚持操持屋边这几块菜园子。

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就更忙碌了，无论寒冬酷暑，她都像个陀螺似的整日里在田田间转，播种、洒水、施肥、除草，好强的母亲，要在村里人面前表现她的坚强，即使家里没有男人，她一样不落后于别人。

在城里，我是从来不关手机的，电瓶车也保持时时都有足够回家的电，生怕村里人会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母亲的什么不测。

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那是2020年12月31日，我和妻子刚吃完晚饭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乡下的邻居堂嫂打电话来，说母亲摔倒了，在从地里回家的路上……

我连忙打电话给就近的堂侄，叫他赶紧开车送母亲到城里来，我和妻子也马上骑车去路上接应。

到医院拍了片，母亲的左手骨折了。

医生在包石膏泥之前，要我帮他先将母亲折断的骨头牵拉对位。我问医生这样是不是很痛，医生说：“痛，肯定是很痛的，但没办法。”我握着母亲纤绳一样的手，怎么也不忍心施力，不忍心让母亲承受这样大的痛苦。在医生的催促下，我闭着眼睛下了狠心。突然，我听到“咔”的一声响，母亲随着大叫一声，差点晕厥过去。

我已是大汗淋漓。无意中我看了时间，正好是凌晨0点1分。我心里百感交集，2021年新年的钟声，竟然是母亲折骨对位的脆响。

出院后，母亲在我城里的家中养病，姐姐们轮流来护理，想着法儿给她弄好吃的，还从网上买了她年轻时一直钟爱的小人书给她看，但她还是躁动不安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家里的鸡，念叨着菜园里的庄稼，还没住上几天，就嚷嚷着要回乡下的家。

现在，母亲的桡骨虽已基本康复了，但关节处还突出一块骨头，天气变化时还隐隐酸痛，但母亲全然不管这些，又操起锄头打理她的菜园去了。

进入中年后，我终于读懂了母亲，在母亲眼里，土地不再是土地，而是像她的子女一样，她对它们含着彻骨般的爱。